

解构二手玫瑰：看似另类的艺术，如何侵占了真正多元文化的空间？

大众媒体所呈现的《乐夏3》冠军二手玫瑰的形象、以及对二手玫瑰式“成功学”的讲述，需要一些祛魅。



中国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图：网上图片

赵小宁

刊登于 2023-10-25

[#中国摇滚](#) [#流行文化](#) [#女性主义](#) [#流行音乐](#) [#乐队的夏天](#) [#中国音乐](#)



1. 谁是二手玫瑰？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以“另类”著称的二手玫瑰是怎样成为这样一个传奇的？

10月20日中国播出的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第三季（以下简称“《乐夏3》”）大结局中，以二人转结合摇滚乐为特色的二手玫瑰乐队，拿了一个毫无悬念的冠军。

马东从《乐队的夏天》第一季开始邀请二手玫瑰，但直到第三季二手玫瑰才终于加入。在《乐夏3》乐队们初次见面的先导片中，二手玫瑰被咖喱3000的主唱开玩笑说“直接发奖杯”。在乐队互投环节中，二手玫瑰得到了满票27票，而第二名的火星电台也只获得了11票。在采访环节，新学校废物合唱团乐队主唱刘凹称“二手玫瑰在中国摇滚乐的地位，在我心里他是最高的”。回春丹乐队的主唱刘西蒙说，“我觉得他（二手玫瑰）应该去做导师。”

伴随着这样的全员高调捧场，已在大陆的各大音乐节中活跃了近二十年、几乎是公认的现场氛围最好也最具风格的乐队二手玫瑰，在一整季《乐夏3》各赛段的总票数从未跌出前三，直至最后夺冠。

和二手玫瑰刚开始以女装造型登台时被其他音乐人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不同，如今谁敢批评二手玫瑰，似乎才是不够先锋、不够前卫、不懂艺术的。那么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以“另类”著称的二手玫瑰是怎样成为这样一个传奇的？

在成立二手玫瑰之前，梁龙在东北当过保安，有一年被抽中在除夕值夜班，他用烟在胳膊上烫下20个烟疤，告诉自己，[一定要出人头地](#)。也去过北京，给各个唱片公司投自己的作品，却一直得不到回复。后来再加上他的父母在下岗后做生意赔了钱，他就去了哈尔滨郊区的一个吹拉弹唱都会的朋友家里蹭住，开始[在村里红白喜事上演奏歌曲](#)。也是在这个村子里，他写出了包括《采花》在内的、二手玫瑰第一张专辑里近一半的歌曲。

关于二手玫瑰夸张妆容的起源，梁龙通常会[提到](#)1999年乐队刚成立时，在哈尔滨的一场演出登台前，主办方给每个乐队发了20个包子，但因为二手玫瑰是从农村去的就没有给他们。梁龙想要出彩，“我们就以最土的方式，找一个女孩儿，随便借点化妆品，勾吧勾吧就上台了。当时被称为‘民族朋克’。”



中国摇滚乐队《二手玫瑰》主唱梁龙。图：网上图片

重回北京后，梁龙把“男扮女装”的风格延续了下来，除了每次上台都会画上的红唇和眼线以外，他的经典造型还包括旗袍、婚纱、丝袜、女士高跟鞋等元素。在音乐方面，二手玫瑰在基本的摇滚乐队基础上加入了唢呐等民乐的元素，把低谷时期的经历写成了极具讽刺性的歌词，最经典的就是《伎俩》开场时的那句，“大哥你玩儿摇滚，你玩儿它有啥用呀”。靠着这些元素，二手玫瑰的确一步步拥有了自己的市场。2007、2008年前后开始活跃在各个live house和音乐节中，也参与了在日本、荷兰、美国等多个国家的音乐节和专场演出。2013年，二手玫瑰在工体举办“摇滚无用”演唱会。

但梁龙很快开始对这种有可能陷入复制的状态感到警惕，他开始探索出路，强调他的“公共理想”。他做了合辑《你在红楼，我在西游》，找九支乐队翻唱《红楼梦》和《西游记》里的作品；号召音乐人和艺术家一起在他的画廊“AAW”里做当代艺术；做“摇滚运动会”、“摇滚火锅”等品牌……每一项都是在边做边学，突破舒适区，反复否定以前的自己，结果就是把好不容易赚来的钱赔了不少。但还好作为摇滚乐队的二手玫瑰仍然一路绝尘，在2017成为了首登金马奖的内地摇滚乐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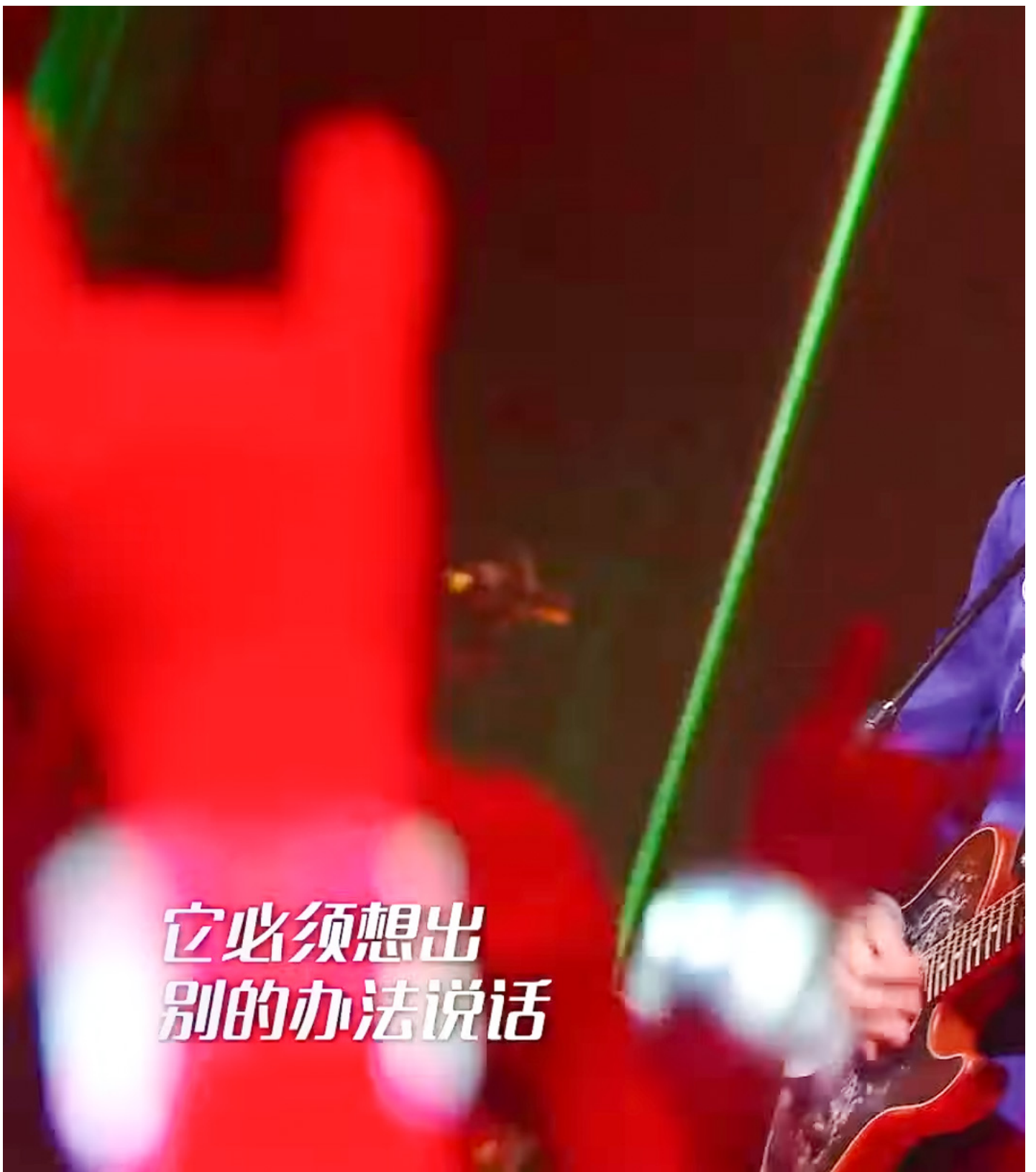
到了2019年，梁龙的第一支称号为“diva”为“低洼”的[美妆视频](#)，就在两周内在微博上积累了[363万次的观看量](#)，以“中老年美妆博主”身份出了圈。此后梁龙仍然不断试图走出舒适区，开始探索电影等领域，也不断面临着新的变化，在《乐夏3》录制前夕还[险些把乐队解散](#)。

在这一切之后，二手玫瑰在《乐夏3》的夺冠似乎可以被视为其另类风格的再一次的胜利，尤其是从原本小圈子里的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胜利。但此时我们可以尝试提出的问题是：欢呼与庆祝，难道就是我们关于一个“另类”的乐队想看到的全部吗？大众媒体所呈现的二手玫瑰形象、以及对二手玫瑰式“成功学”的讲述，是否需要一些祛魅？

2. 进入了娱乐工业的二手玫瑰式讽刺还奏效吗？

如今二手玫瑰式的戏谑使用了不少来自于边缘群体的符号，到了娱乐工业中却只允许我们去消费二十多年前的问题，而无法回应这些群体当下的困境。

在《乐夏》中被问到为什么以前不来乐夏而这次来了时，梁龙说，“不来的时候原因也不复杂，来了原因也不复杂。只是觉得合适的时候办我们自己认为合适的事。”这种回答被弹幕评价为“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乐队的夏天》第三季截图，《二手玫瑰》乐队表演。图：YouTube

二手玫瑰每次被点评时，除了其编曲与唱腔的特色以外，不得不提的都是由歌词、服装、舞美元素所共同构成的幽默与讽刺。但仔细看上去，这类称赞又常常会显得“词穷”。比如大陆的乐评人们常常使用二手玫瑰的舞台整体就是一件“当代艺术作品”等“跨界”话术，或者如《乐夏3》节目组所提到的“国内第一视觉系摇滚乐队”和梁龙在《乐夏3》的舞台上也主动调侃说二手玫瑰的歌词“是有一些文学性”。然而这些并不能回答二手玫瑰为什么值得被如此推崇，毕竟现在的大部分乐队也都在音乐之外也有其整体的风格。

这种“词穷”很可能与二手玫瑰式的讽刺本身也越来越模棱两可有关。在二十年前，二手玫瑰的讽刺或许是更有效的。那个时候的国摇还充满口号式的呐喊，像舌头乐队的[《复制者》](#)，也不乏更有政治性的表达，比如[盘古0(<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A4%E5%8F%A4%E6%A8%82%E5%9C%98>)这种姿态高调的“反贼”乐队。而二手玫瑰式化用了邓小平经典语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写了一首歌叫“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歌词中提到“我像一盒名牌的香烟 / 我塞进了穷人的口袋”、“我像一个犯了戒的神仙 / 我被老天踢了下来”。他们依靠更丰富的想象力，以戏谑取代了灌输，还适时地回应了当时东北所面临的下岗潮、贫富差距等社会现象。

在二十多年以后，二手玫瑰已经成为了娱乐工业的宠儿，批判性也有所减弱，最脍炙人口的新歌已经是“我要开花 / 我要发芽 / 我要春风带雨的哗啦啦”。我在此并不是想把进入娱乐工业视为一支摇滚乐队的原罪，而是想进一步追问，在得到了娱乐工业的认可之后，二手玫瑰想利用这些资源进一步去表达的是什么？实际上即使在并非以“反叛”为标签的娱乐工业内部，近几年也有过不少尖锐的声音，比如谭维维于2020年发行的、关于女性家暴受害者的歌曲[《小姐（化名）](#)》，以及李玟对《中国好声音》比赛规则不公平的[指控](#)。



中国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图：网上图片

二手玫瑰所做出的的改变也许和梁龙在采访中曾说过的**一句话**有关，“人家（90后）没有工业的落寞，也没有所谓的父母下岗，人家的成长不能说要疯就得疯吧”。但其实我们也可以质疑，那些旧的议题如今真的已经消失了吗？会不会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重现？

即使仅从独立音乐领域来看，摩登天空2022年断断续续的**裁员**，就已经是当今不论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所面临就业压力的一个典型体现。同时，越来越多的被大陆禁演的音乐人，《乐夏3》中被创可贴覆盖的文身，以及频繁被“正能量化”的歌词，也是乐迷们最能近距离感受到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二手玫瑰在舞台上穿着旗袍、vlog中教大家化“小丑”仿妆的时候，在近些年的现实中发生着的，却是疑为跨性别女性者被杀害在武汉江宸天街的厕所门口，收到硕士录取通知书的女孩因染了粉色头发而被网曝至自杀，大陆的LGBTQ组织和地下的drag queen演出遇到越来越严苛的限制。

二手玫瑰不想用一种苦大仇深的、教条的方式去强迫新一代受众面对社会议题，这当然可以理解。同时，假如二手玫瑰如今更想做的只是单纯地娱乐大众，我们也可以不去讨论其背后的批判性。但如今二手玫瑰式的戏谑使用了不少来自于边缘群体的符号，到了娱乐工业中却只允许我们去消费二十多年前的问题，而无法回应这些群体当下的困境。因此，这些讽刺放在如今的娱乐工业中相当合拍，而作为讽刺的艺术本身，却在如今的环境中显得有些错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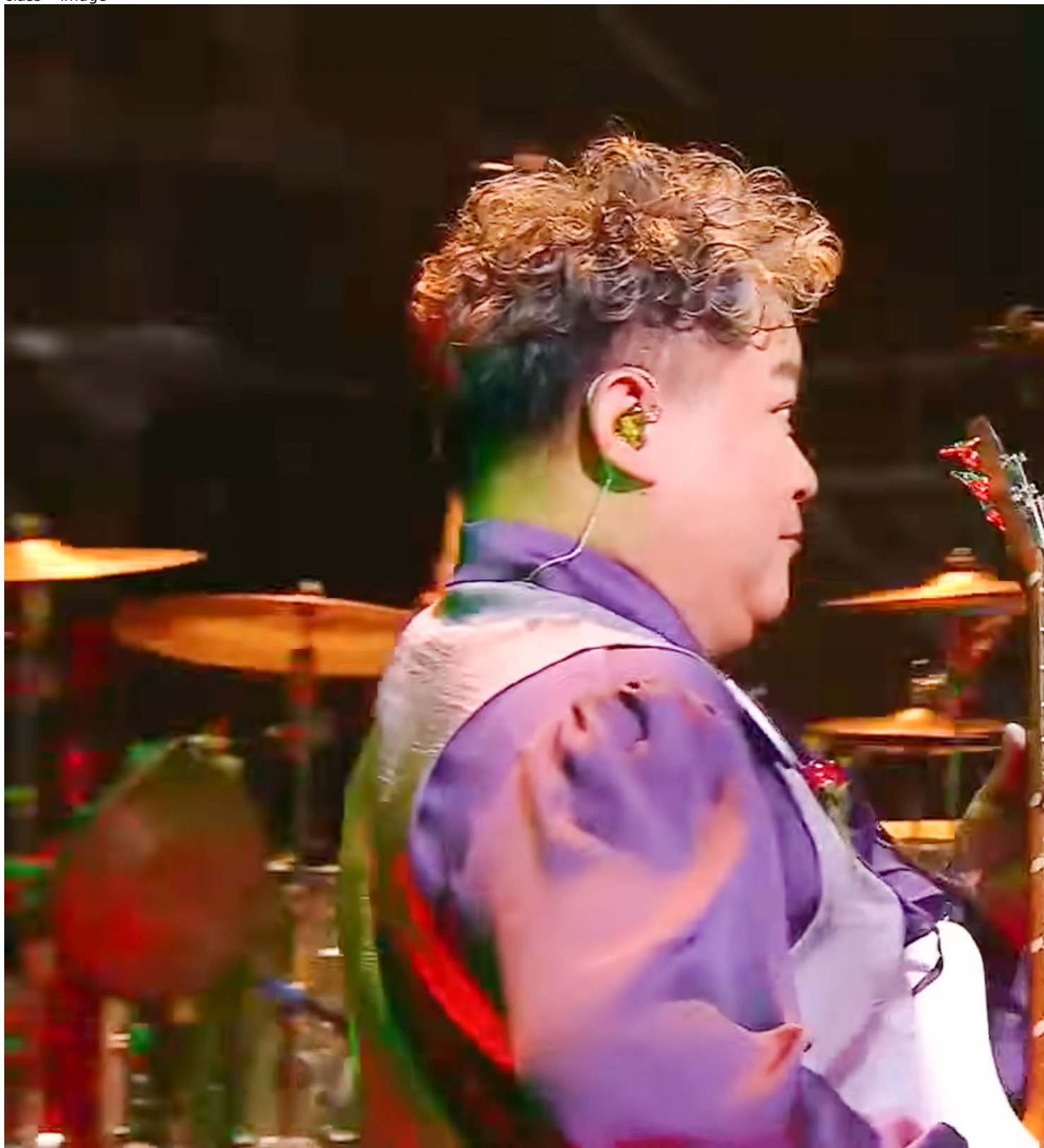
3. “男扮女装”的二手玫瑰，也仍然缺少性别意识

从性别视角来看，二手玫瑰的“另类”中还有更多对真正的性别多元群体的排斥。

从性别视角来看，二手玫瑰的“另类”中还有更多对真正的性别多元群体的排斥。

2019年，梁龙**提到**自己早期的“东北媒婆”妆容时称，“自己照镜子有点想吐，受不了。”以及，“你明明知道我是一个男人在舞台上表达，但是我化成的是女妆，混淆了身份，混淆了性别。”很显然，梁龙即使穿上了女装，也未跳出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真正接纳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风格，而是仍在强调自己的“男性气质”。直到如今，媒体在报道二手玫瑰时仍然“反串”一词，这其实也是在暗示，不同的性别特征并不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如果存在了，一定是为了体现“反差”，而非“本就如此”。

class="image">



《乐队的夏天》第三季截图，《二手玫瑰》乐队表演。图：YouTube

从2011年的3月开始，二手玫瑰为第三张专辑《一枝独秀》做铺垫，按照每月推出一首新歌的方式开启了“乐经计划”，并在一席的演讲中[提到](#)，这个名字“让人容易想歪”。然而这样的梗真的好笑吗？对女性来说，月经始终伴随着[严重疼痛](#)、[月经贫困](#)、[月经禁忌](#)等话题，对[跨性别者](#)来说，还意味着指派性别与性别认同之间的矛盾。只有在视女性身体为色情之物的男性眼里，月经才是神秘的、禁忌的、令人想入非非的。

2016年《恶毒梁欢秀》上，梁龙说五月天是“真不好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其他的表述[包括](#)，“台湾摇滚乐更像江湖，虽然唱起来那么嗲，虽然我到现在其实我还是接受不了”，而在五月天成员玛莎回应“但我觉得二手玫瑰很好听，大家有机会可以试试看”之后，梁龙在微博上补充，他对台湾摇滚乐已经“从原来的‘小清新’印象改变为对宝岛摇滚历史的敬畏”。梁龙所认为的台湾的“嗲”和“小清新”，所对比的正是大陆摇滚乐一直以来对男性气质的推崇。与梁龙排斥多元性别气质的论调相比，倒是五月天在1999年就创作了《雌雄同体》，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性别视角，比二手玫瑰更能体现出梁龙认为摇滚乐队应有的“诉求表达”和“批判状态”。

在《乐夏3》中，那英对二手玫瑰的评价带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审视，称二手玫瑰把“东北土特产”给“弄高级了”。其实这种“高级”与否的论调本身，就已经是在给相对边缘的文化制造障碍。并且，二手玫瑰在使二人转变“高级”的过程中也充满了取舍。比如在传统的唢呐届一直有“传男不传女”的说法，而二手玫瑰在大量使用唢呐进行编曲，并使之成为了自身的特色后，却没有提及大部分女性甚至无法得到形成这种特色的机会这一事实。也包括在2021年发行的、以故乡为主题的歌曲《冰城之夏》中，依然通过“中央大街上有很多故事和漂亮的姑娘”、“哎 呀咦呀 冰城火热的姑娘 / 哎 呀咦呀 别忘记我的模样”等歌词，将女性形象仅仅作为幻想的对象使用。

指出二手玫瑰在性别视角上的局限，并不是想重提二手玫瑰成立初期所面对的“哗众取宠”的批评。“哗众取宠”论调更多是建立在“男性本不该穿女装”的观点之上，而如今大众已然接受了这种舞台造型，二手玫瑰却仍然没有回答的问题，便是为什么服装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会存在，以及以“另类”的方式打扮自己的权利，是否可以不仅仅停留在舞台上，也不仅限于二手玫瑰自身，而是让更多普通人也可以安全地享有。

4. 看似另类的艺术，如何侵占了真正多元文化的空间

其实把这些困惑作为问题本身去讨论，可能会比把二手玫瑰作为唯一的终极答案更有启发性。

其实二手玫瑰并非固步自封。梁龙曾在采访中[提到](#)，“既然你的触角没那么敏感了，就要努力让自己听到更多的声音。”在《导演请指教》中，梁龙第一期拍的短片就被说“看不懂”，成了16位参与者中唯一没播完就被叫停的。但他虚心接受了所有批评意见，并在第二个短片中把能让观众“看懂”视为第一要务。

他们也不是目中无人的“老大哥”。在《乐夏3》的舞台上，作为公认的高人气乐队，二手玫瑰曾邀请过真正的二人转演员以及在排位赛中被淘汰的裁缝铺乐队来合作，让更多的艺术家得到登台的机会。



《乐队的夏天》第三季截图，《二手玫瑰》乐队表演。图：YouTube

然而这仍不能掩盖的一个事实是，在《乐夏3》中，在二手玫瑰这一支另类的乐队得到了冠军时，绝对纯洁、鬼否这样更另类也有足够实力的乐队，却只能“一轮游”。并且，《乐夏3》第一轮竞演的27支乐队共计109名乐手中，只有10名女性，但却是梁龙一直自称、也被大家称为“摇滚教母”。

这种看似多元、实则单一的环境，是乐队自身、娱乐工业与受众共同形成的。在综艺节目中，绝对纯洁、鬼否等乐队的票数偏低通常被归因为风格小众但乐队自己愿意坚持，但从这两支乐队在正片中被“快剪”得只剩几分钟就能看出，现有的综艺体系也并没有给他们更多与观众交流的空间。一段在《乐夏3》中未正式播放的、鬼否主唱给大学生讲数学摇滚的片段也提醒了我们，许多小众风格无法被接受的背后，并不是观众“没品味”，而是音乐教育的缺乏。

再回到性别议题上。二手玫瑰的“厌女”看起来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与如今中国流行文化整体就只接受二元对立的性别气质、摇滚乐圈子里更是一直以来都推崇男性气质有关。即使二手玫瑰一直以“男扮女装”为特色，乐迷与媒体对于其性别气质本身的批判性讨论，也远远低于其美妆视频、二人转风格、涉足影视、梁龙早年当保安等话题。我们甚至有可能会把自身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投射到二手玫瑰身上，认为二手玫瑰的成功意味着对与众不同的坚持是值得的，并安慰自己，与其他更强调“男人味”的、频繁被曝光性骚扰事件的、热衷于点评女性乐手外貌的男性独立音乐从业者相比，二手玫瑰那些细微的厌女似乎已相当可以被包容。

在面对媒体时，梁龙谈到过的**困惑**并不比成就感少，比如在2004年梁龙做出第一张专辑时，他就突然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力量感那么强”，面对《乐夏3》的邀请，他也犹豫着“上音乐节还能给乐队带来什么变化，给观众带来什么惊喜”。然而在综艺里和在乐评人们的评价里，对其他乐队都有争论或是从不同角度的解读，对二手玫瑰却只剩下一味的推崇，少有回应或是争论。

其实把这些困惑作为问题本身去讨论，可能会比把二手玫瑰作为唯一的终极答案更有启发性。二手玫瑰式的另类当然值得存在，但我们或许不必把他们视为“另类”文化的全部，尤其是不必以一种崇拜“老大哥”的、论资排辈方式去推崇他们。毕竟，真正的多元文化，难道会有谁“最”多元之分吗？

[#中国摇滚](#) [#流行文化](#) [#女性主义](#) [#流行音乐](#) [#乐队的夏天](#) [#中国音乐](#)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端傳媒2023年度用戶調研

填寫問卷，幫我們一起成為更好的媒體

訂閱端傳媒，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

端傳媒的下一程，需要你的守護。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支持我們走下去，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點擊了解更多[會員計畫](#)